

《百年老牌子系列之二》

明治巧克力

文·圖／陳柔縉

賣場和超商的巧克力區，少不了meiji（明治）這個老牌子。陪伴臺灣人的百年名牌商品中，森永牛奶糖、資生堂、中將湯、龍角散、奇應丸、屈臣氏等等，都比不上明治巧克力跟臺灣的淵源深厚。

臺南的麻豆可以說是明治巧克力的原點。明治創辦人相馬半治最早以文部省留學生身分前往歐美3年，研究砂糖和石油，回國後到殖民地臺灣擔任總督府「臨時臺灣糖務局」技師。1906年，37歲的相馬從技師搖身一變為製糖老闆，在臺南麻豆創辦明治製糖株式會社。明治製糖即孕育明治巧克力的母體。



明治製菓登在臺灣婦女雜誌的廣告，圖中女士手握著巧克力。



明治製糖創辦人相馬半治原是總督府糖務局的技師。

明治製糖建廠又併吞他廠，1930年代，單單在臺灣中南部就已經有7個工場。戰後，明糖被國民政府接收併入台糖公司，現在台糖的總爺糖廠、溪湖糖廠、佳里糖廠，原來都是明治製糖的廠區。

產糖的老闆，不久頭腦又動到下游的糖果、牛奶糖等糖製零食。1916年，相馬半治再創「東京菓子株式會社」於東京的日本橋。隔年，東京菓子的營業額不到6萬圓，老大哥「森永製菓」已達350萬圓，似乎望塵莫及。到了1924年，東京菓子卻已來勢洶洶，成長了100倍，衝到快600萬圓，同時間，森永才成長3倍而已。

就在向上衝刺的1924年2月，明治巧克力問世了。明治巧克力生也逢時，前一年關東大地震，剛大毀了東京，卻也帶來復甦的新興氣象，加上巧克力帶有摩登的元素，與追新的社會氣氛一拍即合。

那一年9月1日，震災週年這一天，「東京菓子」改名「明治製菓」，商標「旭日中有明治的英文縮寫MS的字

母」，也開始印上巧克力包裝。

現在，談日本大眾的巧克力，明治是箇中代表。早在1930年代，明治已經成功雕刻「明治即巧克力」的印象在日本人腦子裡。1933年，明治花了很大力氣搞宣傳；先是徵「明治巧克力之歌」的歌詞，接著灌製唱片，還做廣告電影片，都是很新穎的創意。以漫談〈類似單口相聲〉聞名的大司郎，講出「明治的菓子好吃」，更成為明治巧克力的宣傳招牌。

臺灣這邊，早先由越智商店代理經銷，1929年3月，明治製菓開始積極植根臺灣，在臺北本町二丁目（即今臺北市重慶南路、懷寧街、漢口街和襄陽路圍起來的區域）設「明治製菓販賣所」。報紙忍不住寫道，明治製菓來臺搞直接販售，「與同業森永之間，猛烈競爭可期」。

1930年，明治製菓又在榮町（今衡陽路兩側）開設「臺北賣店」，當時是一種「喫茶店」，型態就像現在的咖啡店一樣，賣自家糖果、巧克力，也賣輕食和咖啡。

如果從今天衡陽路往西門方向望，明治製菓就在左側，3層樓高，白色樓面，中間橫著大大的招牌字「明治チョコレート」，即日語的「明治巧克力」。樓面最上方，描出幾個英文字母「Meiji」，j的長尾巴還盪到e的下方，顯露幾分藝術感。別小看這幾個字，這可是臺灣第一個霓虹燈廣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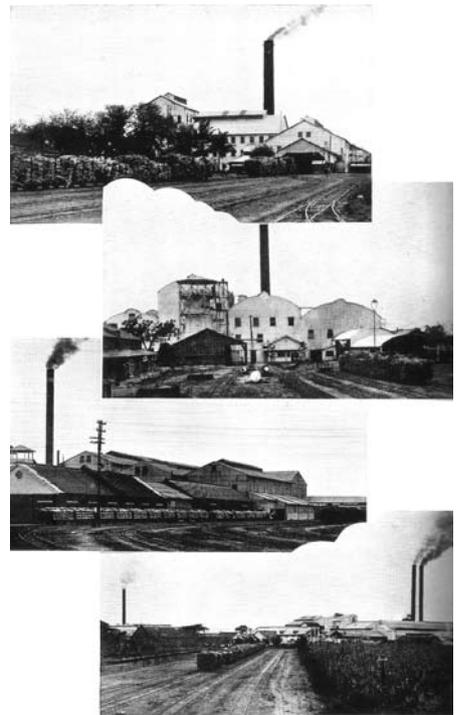
19世紀末，英國人發現「氖」，卻由法國人把平板的科學發現戲劇化；1911年，Claude此人拿來細長玻璃管，抽乾空氣，打進氖氣，兩端封住並裝上電極，通電之後，玻璃管竟發出妙麗紅光，霓虹燈從此降臨人間。1930年秋天，霓虹燈乘「明治」之翼，飛入臺灣，向臺北報到。

霓虹燈的亮光傳得比一般燈泡遠，利於夜間宣傳，30年代，成為臺灣商店最時髦的廣告物。1934年的《臺灣婦人界》雜誌上，有一篇「臺北喫茶店巡禮」的報導，記者走訪了13家臺北著名的咖啡店，並細數各家的特色。「明治製菓」知名度最高，記者就說，當明治的霓虹燈招牌照耀著榮町，其他喫茶店實在可以關門大吉了。

報導還說，明治製菓店的顧客有上班族、學生和婦人，每天座無虛席。客人上樓下樓，腳步輕盈。有蕾絲窗簾，有夢幻般顏色的壁紙。而明治迷常掛在嘴巴的話是



臺北市榮町的明治製菓臺北賣店，樓面中央的日文，意指「明治巧克力」。



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戰前在南部有好幾個製糖工場。



明治巧克力1929年的廣告，還把巧克力翻成「糖餅條」。

陳柔縉 專欄

「邊喝咖啡，邊聽唱片，真愉快啊！」

日本時代的喫茶店往往也是小型文藝聚會的首選。明治製菓在3樓就設「集會室」；有兩個長桌，搭配綠色植物和掛畫，簡單清雅。如果是餐會，吃的是湯、魚、肉、點心、水果、咖啡，近似西餐，一人收費一圓20錢。茶會便宜些，一人70錢，約看兩場電影的錢，明治賣店則提供咖啡、三明治、糖果和水果。

著名小說家、演劇家呂赫若在1942、1943年的日記，就多次記載光臨明治製菓；「臺灣文藝家協會」在這裡開會，「臺灣音樂欣賞之夜」也從明治的3樓樂符輕飄，呂赫若也常在這裡和朋友聊天、吃午飯、「互相談論出版的事」。

明治這個牌子在戰前已經深入臺灣社會，也可以從一個繪畫比賽一探。1934年，明治製菓株式會社舉辦全日本兒童繪畫比賽，題目不限，特選5名，佳作30名，入選300名。結果，臺灣這邊投出1,200件作品，原住民小朋友入選25件，比非原住民臺籍兒童的10件和日本兒童的11件都超出許多。更特別的，臺灣只有3人得佳作，但3人全來自原住民部落。報紙以日語片假名登出他們與眾不同的名字，念起來是「米爛挪伊辦」、「亞霸伊挪民」、「霸西看台莫」，分別來自リモガン社（今烏來福山村）、烏來社和リヨヘン社（今南澳利有亨部落）。

屈指算一算，3位原住民兒童今年還不到90歲，或許，他們都還健在；或許，當時佳作的獎品手錶還收得好好的；或許，與明治的因緣，還清晰記在他們的童年回憶裡。📷



明治巧克力的廣告指出，凡購買滿兩圓，就可兌換一張電影票，欣賞「國際館」即將首映的美國電影。



明治製菓的老商標。



陳柔縉小檔案

作家，常見專欄和著書。1986年法律系司法組畢業後，未走主流的司法道路，進入《聯合報》和《新新聞周刊》，當記者，跑政治新聞。為探究威權政治本質之一的「關係」，辭職著書，寫出《總統是我家親戚》（本書後增修版改名《總統的親戚》），是瞭解臺灣社會階層和政治關係的經典之作。最近幾年，連續寫出臺灣歷史的相關著作，更開拓一般人對臺灣史的視野；《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》曾獲《聯合報》非文學類十大好書、新聞局最佳人文類圖書金鼎獎，《宮前町九十番地》曾獲《中國時報》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、誠品達人選書第一名。目前以發掘日本時代臺灣社會生活為研究主題，相關著書有《囍事臺灣》、《臺灣摩登老廣告》，最新作品有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》。